
目 录

辛亥革命富顺见闻·····	杨漫华遗稿 (1—6)
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·····	刘成禄遗稿 (7—10)
“以脚拔国”的杨漫华·····	苏铁生 (11—14)
富顺友联医院始末·····	舒序常口述刘仁德整理 (15—17)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印发

辛亥革命富顺见闻

杨漫华

由于清朝的腐化无能，丧权辱国，慈禧光绪母子，争斗未已，国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！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有志之士，组织同盟会于辛亥年推翻帝制，成立民国。那时我年方五岁，对革命有些模糊印象，现就我童年的回忆，以及后来听父、母和堂兄们所说，写点当时的经历。我系四川富顺县人，仅就我家及富顺亲友参加辛亥革命同志的史实，略述如下，以供参考，时历七十载，时间与地点，或有出入；因父兄等均已去世，无从查证，当希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。

（一）我的家不知若干年前，由湖广麻城县、孝感乡、迁至四川资中县落户。曾祖父杨锡山后来因家中人口渐多，生存不易，乃率祖父首昌到四川富顺县谋生，留么曾祖父一房，看守祖墓及祠堂。某年祖父母染疫，于十日内先后止故，留下父亲弟兄三人。父年最幼仅六岁，由曾祖父抚养。不数载，曾祖父又病歿，幸大伯父子明已成立，二伯父子文与父亲子云，兄弟三人相依为命！在清朝废科举前第二期，父亲得中秀才。后考入成都尊经书院。么曾祖父之子，叔祖禹昌，来富顺我家，与父亲及大堂兄说初同窗攻书。叔祖禹昌，非常用功，时在灯下夜读，书声琅琅，甚为悦耳！如果他声凄怆，甚至哽咽时，必是读出师表或陈情表这类古文！祖孙三代志同道合，后来叔祖禹昌父亲子云大堂兄说初，

都参入同盟会，参加辛亥革命！父亲道：别人常说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老子硬要造反，到底成功了！

辛亥年前，有一天，我正在院内玩耍，忽见父亲匆匆地从大门进来，我便跟进房内，母亲笑嘻嘻的说：好了好了，没有猪尾巴，多干净！一方面拿裁衣服的大剪刀在父亲身后修理他未剪齐的短发，原来父亲的辫子不见了！弟弟跑来抓我的小手，要母亲也替我剪，我吓哭了！父亲笑着说：小东西，我们县男降女不降，妇女仍是汉人装束，不剪辫子。又说：他那天当众演讲，要革命的先剪辫子。父亲在富顺县是第一个先剪辫子的人！从此风声更紧了！清廷便把我列入黑名单，指定我拿这三代革命党！

大伯父死时，父亲年方弱冠，带着三个堂兄，负担全家十余口生活重担，十分艰苦！清廷追捕革命党人，父亲和大堂兄经常不在家；母亲深明大义，主持家务，甚为辛劳，而毫无怨言！我家自曾祖父由贫中来富顺时，开设一个日用杂货铺，出售面盆肥皂毛巾线袜之类，后来发展成为纳布店。派二堂兄教初学徒来掌管店中业务。先是独家经营，后加入亲友股份，至四十年代初因经营不善而倒闭。我家当时因父兄出走，献身革命，一家生活全靠这小商业维持，母亲肖淑云有相当文化，自学成才，持家精打细算，吃苦耐劳，事必躬亲。得以度过困境！

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，母亲摇醒我，在耳边轻轻说，快起来到外婆家去，我很高兴；但天还未亮便说太早了，母亲招手制止我，穿好衣服；仍如往常一样和弟弟坐在一担箩筐内，有人挑到一个棚墙上，

我正奇怪，为何不出城呀！母亲给我们嘴里塞了一块米花糖，先是大二两位堂嫂和大伯娘，挽着一根粗绳子，由城墙一个破缺口吊下城去。轮到我时，仍坐在筐内，接上粗绳往下吊，我心中十分害怕，因见母亲严肃的样子，不敢做声；两手紧紧抓住箩筐的绳子，恍恍惚惚挂下，舅子们将我抱下，然后再提绳上城吊下弟弟，他嘴里不停的吃着东西；母亲是最后一个下城，母亲为人，向来就是这样：好事让别人，困难留给自己！这次我们全家随城逃难，是到富顺远郊区童家寺清明寨去，寨子主人有同盟会员某君，招待我们，分给我家新建的三间平房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至两年。父亲和大堂兄始终没有来过，也未见到外婆，尽管我很想念他们！忽然一天满街上大放爆竹，像过年一样，有人高声嚷说：好了！反正啰！再不受气了！母亲满面笑容忙进忙出预备全家吃的以表庆祝！她那天亲自动手，精瘦又薄又细的鸡蛋面条，还配上四个冷盘，我觉得这次的鸡蛋面特别好吃，争吃了一大碗而无恙，因平时我从来有这样的胃口，幼小的心灵也知道这是好事！于是我们家又搬回富顺城内故居；可怜屋内只剩下几个泡菜坛子，有的也打破了，而母亲却很高兴；因父亲和大堂兄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在家里，不再东躲西藏，心惊胆战了！然而不久又听说叔祖禹昌在北京炸袁世凯未中被捕殉难，全家又不得不躲到乡下去，直到袁死后，才又返回县城。这些惊恐奔波劳累母亲得了肺病。年过四十一岁，便亡故了。那时我只十三岁，弟弟才十岁。父亲在躲避清廷追捕年代，改名‘耕九’反正后恢复原名而将子云二字改为仔云，以作纪念！

叔祖禹昌死后，与黄张二烈士，以及炸清朝大员良弼的川人彭家珍同葬北京万牲园四烈士墓，叔祖名下得一千两银子的恤金，规定由同盟会员代领我父亲又是族人，每年由父亲向四川省政府具领，将恤金交给禹昌的生父么曾祖父，币制改元一千两变为一千元。军人执掌川政后，又改为四百元，父亲生气说，快变成四元钱了，他真不想代领这笔可怜的恤金，直到么曾祖父死后，才停止领取。万牲园即现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，解放后，我到北京，每至该园，必到叔祖墓前致敬！我曾在我友人处，幸见“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”第二集刊有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在四烈士墓前的照片，文化大革命后，我又到动物园，四烈士墓遍寻不见，据人云，被红卫兵掘走，不知搬到那里去了！真是岂有此理，令人气愤！！！！

民国成立，父亲升任，做了四川省两任县知事，两袖清风，卸任下台，只得了一把万民伞和百姓们的夹道挽留，甚至于没有回家的路费，而写信要母亲设法寄钱的！母亲却高兴地说，父亲爱民如子，是包龙图是杨家的光荣！后来母亲得了肺病，正好父亲任四川省议会议员，我们小家庭四口，便到成都居住，一方面为母亲治病，也为我和弟弟读书。母亲病故，继母入门，我于二七年到上海，抗日战争，我回四川时，继母已死，弟弟虽已结婚，而家庭不美满，父亲年老多病，他晚年生活，由我全力负担，直到四八年父病故；算来他今年应有一百零四岁。在留同盟会员中，还有我外祖母家的兄弟，舅公廖秋华和父亲的友好，郭集成，谢持，曹叔实等，分述如下：

~*~

(二)辛亥以前，舅公廖秋华和郭集成一同被捕，郭集成是富顺财主廖双盛的儿子，他父亲花了几千两银子，买下郭集成一条命。把他放了，而廖秋华一个穷书生，被押到刑场杀头！民国成立，政府颁发廖家恤金若干，由我父亲代领，交给死者妻子。我记得，还见过这位舅婆。带着一儿一女，常到我家来，母亲总是殷勤接待，临走还包了一些吃的送给他。

(三)谢持：我到上海时，拿了父亲的介绍信，到法租界白米尼蒙与谢老，会见这位老人，年纪和父亲差不多，中等身材，戴白片眼镜，布衣布鞋。一会，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出来，也是朴素菲束，全家对我十分亲切！原来谢老与我父是患难之交，据后来大堂兄告诉我，某年因父亲颇有才名，党人公推他去孙中山先生身边任秘书工作；因大伯母生怕父亲逃走，她和三个堂兄生活无着，苦求父亲留下改改推谢持出川，父亲乃将母亲结婚时郭家言而换未用出的四川路费，偷偷赠与谢持，得以成行！谢家在马渡路住房不大，上海叫一楼一底。室中陈设很简单，谢老有一儿三女。他每天练习书法，打太极拳，生活颇有规律。他那时已是中央委员，后又代理国府主席。我在上海结婚时，便是谢老主婚，因父亲远在四川专函请他代理主婚人。我在上海那些年，常到谢家探望，把谢老夫妇，当做我的亲伯父母，尊敬！无日后，谢老全家由沪返川，借住成都邓锡侯在牛市口附近的庄园，不久病故在此，我非常悲痛！谢老是有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，原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长。逝世时是国府委员，中央政府明令国葬！他始终是书生本色，不以自己的政

治地位，而发财致富事实俱在，令人钦佩！

（四）曾叔实：他是父亲的结义好友，我最熟悉的老前辈，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人，他常到我家来，一进大门，便以宏亮的声音，叫我母亲；汤三嫂（我父行三）快把好菜端出来，因我母善于烹调，亲友们都知道。曾老的亲侄儿；又是谢老的大女婿，曾老也是四川省议员，在成都和父亲常时见面，两人和亲兄弟一般，他也是艰苦朴素的老同盟会员，从未听说他有什么劣迹。在富顺县，谢曾杨三家是割不断的至亲骨肉般的关系，这种关系，现已延续到第三代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市文史馆

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

刘成禄 遗稿

编者按：本文系刘成禄先生于一九六一年撰写的《富顺县自辛亥革命迄今五十年之见闻录》的一部份。原文误记之处，加注说明于后。

我县的保路同志分会，是知县孙锡祺鉴于当时川局趋势，人心向往，不得已而先立自治会。后于七月初旬，始允许同志分会成立。因恐有井盐厂人杂，易出事故，故往井弹压回县，仅达中旬数日，遂令两会停止。人心虽是不满，由于当时县知事在一县中的无比权威，人民只敢心怒而不敢口言，故有“明朝太监，清朝知县。”更有“抄家知府，叉门知县”的传说，就可推见。到了十月十日，湖北武昌起义独立之后，四川人拥护的呼声最高。自井盐坚仲，联络商团，围杀住井盐务防护军统领周洪勋于理发店中《注》。余兵四散，但有小部份来城住了几日。四乡同志军，亦多到东、南门对河岸上的东街、南街驻扎，安放大炮于二对城山上。其时，四城门已设盘查哨，小船、义渡均停泊于城外河这边，不准起碇；江中上下运货船支，亦一律全靠近城河边，不准起碇。在七月中旬成立的镇阳军（富顺曾属江阳郡，故书院外所立坊，石刻江阳书院，石坊犹存，四字尚在。军名镇阳者，意在镇守江阳之义也），亦令

巡逻城墙马道，各城门也全部关闭，往来之巡防军，则不时在城上鸣枪，向对岸山上安炮的同志军示威射击。十月十八日夜半，巡防军用大石撞破善成当砖墙入内劫掠，拂晓逃跑。人民恨极，始开划叫船，引渡同志军进城。（孙知县曾在武昌独立的消息传来后，城内人心动摇，社会秩序不安，谣言纷纷，一日数惊之际，经县抚士绅面求，择地外出讲演以安民心。孙不得已许就王官大堰，随又改在考棚外坝搭桌举行。是时市民已经罢市停门，齐集听讲。孙正登桌上讲演时，有一健讼的邹道庸，从桌后上去，用剪刀将孙发辫剪掉，孙还为此掉泪。讲演毕，孙即同城中六保和各士绅等沿街叫门，劝令商民营业，保路大事，自会解决。）同志军于进城后，即分头追击逃跑之巡防军，一名逃跑掉队的被击毙于西湖内，另有多人被杀于各街巷口及道路中。而孙知县则于全城陷于混乱状态中，早有准备，乘间趁乱随同败军逃走了。

在孙锡祺携印逃走后，同志军大队被迎接入城，首先各家将门前“光绪”牌位撤去，悬挂白纸上书“汉”字的大方旗一面，用志汉族光复之义。同志军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服装，形形色色，颇有有似演戏的穿戴者然，背上大刀与腰刀，皆结红球长带，迎风飘舞，矜矜自得。刀剑叉矛，抬枪鸟枪，大铜号领头，摆队巡街，几乎各街都有队伍。并大开金库发米，昼夜不停。素为县人所恶之豪绅刘尊三，平时把持县事，包揽词讼，群众含愤将其家捣毁，并分散其财物于贫民，群情莫不称快。

当时驻富顺的同志军首领，第一为大足来的张桂山，据说有众二千余人。次为荣县来的范华阶，有众一千余人。三为隆昌来的同盟会党人

郭书瓚、耿叔宽等有众约千左右。第四为我县石灰溪来的同盟会党人涂首、赵建章、文质等数百人。同志军于进城后，经各路首领先后几天的协商，取得同意出示和约集拢绅到县衙开会，议决由张桂山任司令，范华隆副之。更在前署局处成立军政府，涂、郭任部长，张、范亦兼军政部长。同时四乡连起，设立城防专队，四门仍设盘查哨，并派兵出击各乡土匪，时有捕获送西县案。当同志军初入县城，即将原有囚犯全部放出，监卡均为之一空，曾不多时，又已关满。且在城内盐场坝山上近大路的两侧和山前地坪处斩决者，每日皆有，为数亦多。同志军需筹之款，纯赖沿河拦截的官运盐包，售给人民，每包值小钱一千文。惟太原井盐上，有党人简子愚出组同志会，因不服，不愿将截留盐价解送进城，自售自用。其他还有赵化镇和石灰溪等，亦有同样的提取不缴者。

记得有一次杀人，持刀者连杀数人后，刀缺不利，派人回部另取，未杀者则躲得远，时郭部往高小校，从窗内递刀出来，剑于手接刀后，竟将一不必杀正派兵未将其召回更审之某犯，推去斩首，刀卷口，遂使刀乱砍致死，而应杀者反被推在后面得以幸免。事闻远近，传为笑柄。

当是时也，成、渝两地均成立军政府。成都方面，自蒲、罗等出狱，即倡议独立反正，由标统尹昌衡率队领头，偕同市民拥入南院（即台衙门），将赵尔丰逐出大堂，数其罪恶，首斩于衙外，推选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。重庆之军政府，则由张烈武都督主持。形成对峙局面。后经双方派人往返协商，最终渝军政府同意裁撤，川中大局，乃告初定。

时值腊月中旬，渝军同滇军来县，旋即部署攻击张、范、涂等，郭

书虎为巡逻，以防临时事变。滇渝两军，将张范涂等击败，随由郭部驱散，而张等三人则被俘获，关于范部驻军之文昌宫内。未几，在某一夜半，突闻人声嘈杂，灯球烛天，据传系张桂山串通滇军看守卫兵纵放，一同越城逃跑，经换班查觉，当即派兵搜寻未获，到拂晓，滇军遂将范华阶弟兄同涂哲三人杀死于庙内。

次日，由滇渝军长官，集合城中各界父老绅商等人士于县衙商榷善后，推郭绩成（清拔贡）、张光斗（清举人）等，出组县府，维持地方治安。郭、张二人为正、副司令，经过一番整顿和清乡，并举办四乡团练，选委团保，县境秩序，始得初定。但伏莽潜滋，几遍县境。后来郭、张改称知事。

民国二年，县知事才由四川省正式委任王铭新来县长替。

《注）周洪勋，郫县人，少有胆略，怀大志，辛亥时任邛州巡防营之书记，保路运动中杀营长（管带）起义，转战川东一带，为南路同志军中之劲旅。十月，被推为川东南同志军统领，兼立统部于荣县。攻打自流井获胜，进驻自流井，自任“川南大都督”。为地方豪绅所嫉，滇军进驻自流井后，被以“煽兵扰民之罪”，杀害于沙湾，死年廿八岁。

.....

“以脚报国”的杨漫华

.....

苏铁生

五十四年前，即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《北斗》杂志上，刊载了鲁迅先生一篇辛辣而有趣，题为《以脚报国》的杂文。文章写道：

“今年八月三十一日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里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《杨漫华女士游欧杂感》，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抄在下面：

“……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，……有许多女人来看我的脚。我伸起脚来给他们看，才平服了伊们好奇的疑窦。一位女人说：‘我们向来也不曾见过中国人，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（即发辫）；都要讨姨太太的；女人都是小脚，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。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，请原谅我们的错误。’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，带着讥笑的态度说：‘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，到处都是兵匪，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。’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。我说：‘此种传说，毫无根据。’同行的某君，也报以很滑稽的话：‘我看你们那里全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？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，简直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！’就此一笑而散。”

鲁迅先生接着写道：

“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，为国增光。但也有两个错处：其一，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的，经过小脚的，讨过姨太太的，虽现在也在讨。其二，是杨女士的脚，正如留学女生，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性一样，……假如她们（指比利时妇女），真知道‘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’的国民，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，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。……”

鲁迅先生的用意是很明白的，他是旨在针砭旧中国国民自欺欺人的劣性——“阿Q精神”。看来，杨漫华女士本人倒未必是鲁迅先生攻击的对象，平心而论，她在比国的言行原是无可厚非的。试设身想象，在仓猝遇到外国人侮辱性的提问时，对那些一时说不清，弄不好又要丧失国格和人格的问题，采取不早不亢的态度，把它应付过去，总比丢人现眼闹笑话要好得多吧！事实上，娴于词令的杨漫华却因此成了上海女界的名人了。

杨漫华何许人也？

原来她是四川省富顺县人——近代名人刘光第、宋育仁、谢持等的同乡。1906年生于县城的一个反清革命家庭里。这个家庭里的三代男性——杨漫华的叔祖、父亲、堂兄，不仅同窗攻读，而且都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。叔祖杨禹昌，年轻时在富顺江阳书院时就加入了同盟会，后来在北京陆军中学任教习。1912年1月，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却假意谈判，首鼠两端，准备消灭革命力量。杨禹昌结同盟会员数十人，伺袁世凯出朝，用炸弹狙击之，误中副车。

袁晓逃脱，杨禹昌及张先培、黄之盟被捕，壮烈牺牲，时年二十七岁。安葬于北京万牲园内，与彭家珍共称为四烈士墓。父亲杨子云，清末秀才，性尚侠义，有革命思想，是县中第一个剪掉发辫的青年，后入成都尊经书院读书。1907年和谢持、曹叔实、廖泽宽等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，参加过泸州起义和成都起义。他原与谢持有隙，但成都起义失败后，却卖掉妻子的首饰，支持谢持去上海继续进行反清革命，为四川党人所敬重。

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，先是富顺县保路同志会领导人，后受命奔走于川南涪州县，组织反清武装斗争。冬月，和曹叔实等成功地领导了自流井盐场独立起义。辛亥革命后，又参加过熊、杨的讨袁之役。历任四川省参会议员，和曹叔实等被誉为议员中之铮铮有声音者。杨漫华的堂兄杨锐初也是清末民初四川著名革命党人之一。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，杨漫华作《民革纪念诗》云：“巨莽云谲启后辈，吾家三代尽追随。”即是指叔祖、父亲、堂兄追随孙先生革命故事。

杨漫华自小聪颖好学，受到长辈书画以及父兄之偏爱。五岁即临池习书，稍长又学国画。在随父迁居成都，进中学读书时，书画已有造诣。由于她父亲就是剪辫子、反缠脚的热情倡导者，所以杨漫华一双天足，未受过缠脚之苦。1927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，在父亲至交谢持先生（时任中央监委、国府委员）的帮助下，她以烈士后代获得助学金，在北京艺术学院受完大学教育，和画家许士珪结婚后（谢持先生在上海为其主婚）共同留学法国。鲁迅先生《以脚报国》一文，即是指杨漫华夫妇在游学欧洲时的一段故事。回国后，一直执教于京、沪，是民国时期有名气的女书画家之

建国以后，杨漫华在北京文史馆供职。和所有老年人一样，她十分怀念故乡风景如画的小西湖，浓郁苍翠的钟秀山和湖畔临池学书的故宅。1983年，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给她寄去了家乡的风物照片，向她征集先辈的革命事迹。当得知西湖边的故宅犹存时，病瘫在床的杨老感动得哭出声来。她那剪不断，理还乱的归思，促使她决心在病愈后回乡一游，以偿夙愿。她在病榻上挣扎着整理了旧稿《辛亥革命富顺见闻》和《杨禹昌、谢持、曹笃、廖秋华、杨子云辛亥革命事略》等重要史料。这些珍贵的遗墨，成了她对故乡的最后奉献。1984年9月，这位爱国老人，病逝于北京宣武区康乐里，终年七十八岁。侄女杨朝玉为之料理后事。

富顺友联医院始末

舒序常 口述

刘仁德 整理

医学从原始社会到现在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。西医学传入中国，也只是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在西方，是在修道院中建立最早的医院。在中国，最早也是美、英、加拿大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西医带到中国。富顺地区西医最早在一九三〇年（民国十九年），是以义诊所及其他诊所名义的形式出现，就诊人数十分有限。至到一九三三年秋，富顺地区才出现了游学成都归来的新医学友共同创办友联医院。

一、友联医院的建立经过

一九三三年秋，富顺县人肖贞定（字静安）、舒廷伦（字序常）、金国材、张文湘、王鑑（字鉴阶）、陈森（字纯熙）、邵勋（字仿勋）七人在成都四川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，二班同学肖贞定于一九三二年后，在成都肖氏弟兄医院实习，有鉴于此院的联办性质甚好，才相约共同集资（银圆）叁千元，创办友联医院。肖贞定投资一千元，张文湘投资伍百元，陈森投资伍百元，舒廷伦、金国材、王鑑、邵勋各投资二百五十元，回县共同办院。确定医院地址在张文湘同学住家所在地花园湾（现富顺县人民医院住院部）。一九三三年上期，三班舒廷伦、王鑑、金国材毕业实习期间，由舒廷伦回乡协同肖贞定筹办，租佃张文湘同学住地房屋作院址后，

随即动工整修，并采购医疗器械、材料、药品等。开办之初，预计就医人数不太多，因当时民间信奉中医者多。由肖贞定任院长，舒廷伦任医师兼总务，待业务开展，人员不足时，才让其他股东参加任职。尔后，发觉产科无女医生担任接生工作，又聘请樊汉卿任助产士，以方便患者就医。院内除门诊外，还设有病床十余张，收治住院病人，先后招收学徒陈杰豪、鄧星驰、舒绍常、陈尚文作护理工作。开展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以及眼耳鼻喉科业务。

二、富顺开展第一个院办医学讲习所

为了使新医学在本县更加发展兴旺，学术深入人心，开办了一所友联医院附设医学讲习所，由邵勤医师担任主任，地址设在西门外万寿宫和乐祠（现富顺县人武部宿舍），教师来源除本院医师外，开办时还在江安聘请已毕业同志邵仲安来协助教学，本城开业医生廖炳初、杨方年、吴伯英等也请来担任教学。寒暑假回家休息的同学张文湘、刘人安、王铸、邓明信亦参加教学。一九三四年秋，招收甲班学生三十余人，于一九三五年冬课程结束后实习半年毕业；同年上期又招乙班学生三十人左右，于一九三六年暑假结束课程又实习半年毕业。共计招收学生六十余人，毕业后分置在各医院、军队、或自行医业，为新医在富顺增添了力量。

一九三六年秋，川军邓锡侯部整顿卫生队伍，招考军医准备抗日，邵勤、舒序常、张文湘三人同往成都报考，被录取，后分配在所屬部队担任团医务所所长职务，于次年随军出川抗日。友联医院留肖静安一人负责办理。由于医院业务逐渐亏折，经这发信函商定，愿将股份亏折一半出顶，